

# 何意少年气，化作英雄歌

这一晚，我在雷海青身上，看到了独属于王柔桑一人的舞台风格、表演气质。

□ 撰稿 | 闻 韶

“天地悠悠赋苍茫，琵琶一曲声铿锵。”白衣素服的雷海青怀抱琵琶走入舞台深处，留给观众无限悲伤和感慨。

这一晚，在上海越剧院范派小生王柔桑塑造的大唐乐师雷海青身上，我似乎看到了自范派宗师范瑞娟以降诸多传人——包括王柔桑本人——塑造的经典形象。有梁山伯、焦仲卿的深情忠厚；有陆游、赵唯一的刚正不阿；有郑元和、正德的青春跳脱；也有司马相如、嵇康的猖狂傲骨。但，雷海青又非他们中任何一人。他，是独一无二的雷海青，大唐乐师、梨园探花、民间戏神。

他，是青春飞扬的少年，长安城最亮的星。

“踏晓霜、乘星月、奉诏覲见”，雷海青如风般闯入玄宗的宫殿，也闯进观众的心中。白衣胜雪，星眉朗目，胸怀壮志，此时的他符合人们关于“美好”的所有想象。越剧女小生的“青春美”“自然美”此刻成为具象。面对金碧辉煌的宫殿，他好奇打量，眼神中充满了震惊、喜悦、跃跃欲试。他与唐明皇琵琶、鼙鼓相和，自信满满，令一代圣主为之心折，令满朝文武黯然失色。天子亲封“梨园探花”，为他“簪花”，他坦然谢恩，又略显羞涩。举手投足间无处不见程式规范带来的美感，但这种规范却又藏于行云流水的表演中，让观众随着雷海青的心情起伏，丝毫感觉不到是在“演”的。

他，是来自山野的精灵，歌声唱着百姓的心。然而，雷海青终究不属于朝堂。他为贫苦百姓发声，他对安禄山的暴行不忿，他借曲讽谏，终究触怒权臣，顶撞天子，被逐出宫。孰料，归去来兮的他却在民间寻得了音乐的真谛。海浪声声，他与渔民载歌载舞，唱出心底流出的歌——“平平安安渔家愿，团团圆圆在人间”。他一扫宫中的压抑、纠结，如同在大海中自由



越剧《雷海青》剧照。

翻腾的鱼。这一场的表演、念白对于越剧传统程式都有不小突破，细品有舞蹈、话剧的淡淡影子，但丝毫不会让人觉得不适，反而无比准确地传递出了雷海青无拘无束的内心世界，让观众亦感安稳舒旷。

他，是铁骨铮铮的乐工，一曲琵琶扬天地正气。如果没有安史之乱，也许雷海青会将对师妹的牵挂，对皇帝的复杂情感埋在心底。但是，目睹百姓流离，他心底的血气被激起。他是铁琵琶的传人，他牢记“伶人身卑志不贱，声声弹唱史册载”，他毅然决然备齐琵琶，进京骂贼。“逆行”途中，一段“哭师妹”痛彻心扉，哭的不仅是逝去的梅妃、辜负了的知音，更是满目疮痍，生民多艰。金殿之上，一段“骂贼”气冲霄汉。“滴滴血，声声唱……粉身碎骨骨留香，千载骨留香。”上下翻飞的血色水袖让人眼花缭乱、血脉偾张，扬起的不仅是淋漓的鲜血，更是亘古绵长的天地浩然正气。台上，雷海青忘却生死，演者王柔桑似乎也忘记了“戏”与“我”。她是小生吗？是越剧女小生吗？她那铿锵的唱腔中有老生、京剧的旋律？她女小生难得一见的长水袖是吸收了花旦的绝活？或者，那一连串的闪转腾挪本是武生应工？但，谁还会在那一刻想起这些呢？观众的心早已被雷海青征服。

## 信息

### 毕加索、莫迪里阿尼与现代艺术——法国里尔现代艺术博物馆珍藏展

近日，“毕加索、莫迪里阿尼与现代艺术——法国里尔现代艺术博物馆珍藏展”在东一美术馆举办。展览呈现了毕加索、莫迪里阿尼、莱热、米罗、德兰等18位先锋艺术代表人物的61幅作品。从打破规则的“立体主义”到抒发自我的“表现主义”，展览以4个展区展现20世纪前半叶最具影响的艺术流派。其中最耀眼的是莫迪里阿尼的9件作品。

这一晚，我在雷海青身上，看到了独属于王柔桑一人的舞台风格、表演气质。这是在继承前辈艺术财富、积淀多年舞台实践，并融入个人气质风格、长期艺术思考而形成的“气韵生动”。这种气质通过“雷海青”一泻千里、透彻云霄的琵琶声，击中了观众的心房。

这一夜的雷海青，是长安城最明亮的星。

这一夜的王柔桑，是舞台上最耀眼的光。☞